

女子却在江河第一声啼哭中合上了眼。
从此，江上洲不再似以往那般自由自在，初阳尚未升起便驾一叶轻舟，
在信江河湾的波光粼粼中，点一管炸药，一声巨响之后，水面上便漂
满泛白的河鱼。

都说吃鱼的人聪明，江上洲吃鱼，却感觉不到聪明到那里去，而江
上洲吃鱼，聪明得让村里的小学容不下了。小学满口土腔的老师找
到江上洲说，别误了孩子，送镇上读书吧。

江上洲两天没有捕鱼，整天抽烟想事，第三天，举家迁往县城，
将江河送进了县城的小学。

县城依旧在信江河边，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
着希望。而江河也真没有让他失望。小学中学成绩都是名
列前茅，后来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大学生。

江上洲大学毕业那年，进了县里一个机关，江上洲便不再捕
鱼。江上洲跟江河说，老子将你养大了，现在该你养老
了。

在机关做事的江河如在学校念书的江河一般出色，不
几年就成了股长，而且是那种有些小权的股长，经常
能拎几瓶好酒挟两条好烟孝敬江上洲。每当此时，
江上洲便炒几个下酒菜，叫

上几个老友喝酒行令，赢来

老友的啧啧声如信江河的

《粼波光》。

然而世事难料，江河当

股长的第三年被撤了

职。

夜里，江河在信江河

边抽着闷烟，江上

洲也跟了去。烟

水明明灭灭中，

江河委屈地说，

那些个局长，

副局长的，

哪个不比我

挣得多？

「查来查

去，他

全没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第一辑

捕鱼者说



三 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子却在江河第一声啼哭中合上了眼。

江上洲不再似以往那般自由自在，初阳尚未升起便驾一叶轻舟，在信江河湾的波光粼粼中，点一管炸药。一声巨响之后，水面上便漂起一条白白的河鱼。

说吃鱼的人聪明，江上洲吃鱼，却感觉不到聪明到那里去。而江上洲吃鱼，聪明得让村里的小学容不下了。小学满口土腔的老师找江上洲说，别误了孩子，送镇上读书吧。

江上洲两天没有捕鱼，整天抽烟想事。第三天，举家迁往县城，江上洲送进了县城的小学。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边，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而江河也真没有让他失望，小学中学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后来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大学生。

大学毕业那年，进了县里一个机关，江上洲便不再捕鱼。江上洲跟江河说，老子将你养大了，现在该你养老了。

会做事的江河如在学校念书的江河一般出色，不久就成了股长。而且是那种有些小权的股长，经常带几瓶好酒挟两条好烟孝敬江上洲。每当此时，江上洲便炒几个下酒菜，叫几个老友喝酒行令，赢来的啧啧声如信江河的波光。

世事难料，江河当官的第三年被撤了。

江河在信江河边，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江上洲依旧在信江河的波光粼粼中捕鱼。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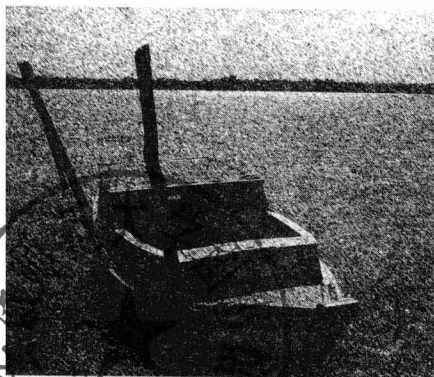
1+1

GONG

CHENG

第一辑

捕鱼者说



藏书

三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捕鱼者说 / 三石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5

(微阅读1+1工程)

ISBN 978-7-5500-0646-1

I. ①捕… II. ①三…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8927号

捕鱼者说

三 石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胡志敏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24千字

书 号:ISBN 978-7-5500-06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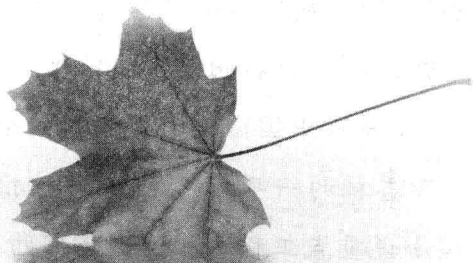
定 价:20.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3-24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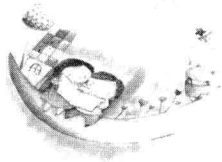
目 录

终于能管你一回	1
心境	3
失眠	5
张山的相好	7
后妈	9
女人	11
捕鱼者说	13
福婶的心情	15
你不是个好记者	17
认识杨地地	19
最黑的那个就是	21
多年之后	23
走多了夜路撞见了鬼	25
表哥销烟	27
查无此人	29
您怎么会在那	31
共事	34
可不敢再乱说	36
领导就是服务	38
你给下属来送礼	40
最后一课	42
帮忙	44

情人节玫瑰·····	46
策略·····	48
谁是阿根·····	50
强拆·····	52
你有把柄落我手·····	54
王乐的爱情·····	56
听书记的·····	58
洒脱·····	60
河边·····	62
战友啊，战友·····	65
采访·····	67
愚人节爱情·····	70
不能随便提要求·····	72
可以让我走下去吗·····	74
领导好橘·····	76
认识小三·····	77
给你说个故事吧·····	79
门卫·····	81
碎片·····	83
领导都这样·····	87
忘记自己不是党员·····	89
给你老婆买件连衣裙·····	91
找领导谈话·····	93
1987 年的拼爹·····	95
寂寞如诗·····	97
烟殇·····	99
再也不陪你吃饭了·····	101

寻找李建华	103
车过盘岭	106
你也配吃农家饭	108
培养	110
真看见了	112
老龚其人	114
认识唐栋	116
送钱	118
悟空的眼睛	120
谁敢不收我的钱	123
下水	125
烟事	127
老扁的眼光	129
心愿	131
你像一个人	133
失足	135
生日快乐	137
幸福像花儿一样	140
卖冬笋	142
我在这儿等着你	145
遭遇夏子威	147
处女作	149
乡长办公室的灯光	150
别墅是怎样盖成的	15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53
找啊找啊找领导	155
事件	157

奇怪的装修	159
是块当官的料	162
自作聪明	164
看病	166
我是王好	168
突然想起了曾平凡	170
龙泉白胎瓷	172
你不是关键	174
传说	176
司机老王	178
认识诸葛	180
找啊找啊找乐子	182



终于能管你一回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便琢磨着能够管一回四平。

这个念头在我心头如一丛韭菜不能割舍。

要说我跟四平还是光屁股的朋友，打小的时候，两家只隔一堵墙。

但我跟四平更多的时候是一对冤家。

也不是自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一直算得上优秀，成绩在年级始终名列前茅，而且一直是班干部，从小组长、学习委员到副班长直至班长。如果没有四平，我绝对是我家乃至我家那一片的骄傲。然而四平的存在，让我体会到千年老二的无奈。从上小学开始，四平就处处压我一头。不仅成绩始终排在我之前，而且在职务上也一直在我之上。我是组长，四平是副班长；我当上了副班长，四平又成了班长；上大学，我和四平都在同一所大学，大一时两人都是一般学生，大二我通过竞选当上了学生会副主席，而四平竞选上了学生会主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在学校边上的上饶菜馆，醉眼蒙眬时，四平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四平说，这辈子，只能我管你，你不可能管我。

虽是醉话，我却不能忘怀。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大学毕业那年，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而四平则去考了村官，以我们俩的修为，双双入围一点也算不上是新闻。巧的是，我和四平又是在同一个乡，不同的是，我在乡里当文书，而四平则是在下面一个村里当支部副书记。

说实话，那些日子我的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尽管当时我不能说是四平的上级，但毕竟我在乡里四平在村里，起点自然是我更高，努力三两年，当上个副乡长应该不难，到时便可算是四平的领导了。

于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勤勉刻苦、任劳任怨，三年后换届，我如愿当选为副乡长。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四平也进了班子，而且是党委委员。虽然都是副科，四平显然列我之前。

高兴之余，我有些失落。

这以后，四平依旧处处压我一头。我当常务副乡长，四平则是党委副书记；等我当上了乡长，四平则提拔到另外一个乡当书记。当乡长不到两年，我也成了



书记，可以说与四平平起平坐。然而不久，县里换届，四平又成了县委常委。

其实要说起来，我的仕途也算得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四平当县委常委不久，届中调整，我也补选为副县长。如果没有四平，我的心态会十分平衡，如此，也就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

那些年，当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超越四平的机会时，机会便不期而至。

这年，县长因受贿被纪委“双规”了，当时四平是县委副书记，而我则是常务副县长，自然都是新县长的有力竞争者。但我心里清楚，如果正常出牌，四平胜出的几率肯定要大一些。要胜四平，便要出奇招。我从政快二十年了，说实话，虽不能说是廉洁的楷模，却也是能守得住底线的。我踌躇好些日子，终于横下了心。

我没有钱，但我有权。我给一个在县里做项目的老板“发轮子”，这老板便给我送来一笔钱，然后我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找一个敢收我这笔钱的人。

都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就是这样倒霉的人。钱还没有送出去，给我送钱的老板因为其他事被纪委请了去。这家伙也真不是个东西，竟然将我给出卖了。

往后事大家都能想到，我不仅没当成县长，而且连饭碗都丢了，还被判了刑，坐了牢。

“既生瑜，何生亮。”我嘞天长叹。

服刑的日子里我很安心，既然安心，表现自然也不会差，所以我不久便成了监狱里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而且一当就是好几年。这期间四平曾到监狱探望过我，聊起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时，四平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也许，这就是命。

我无奈地说，我死心了，这辈子，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克星。

然而，命这东西，就是喜欢捉弄人。在我坐牢的第五年，管教带来一个新服刑的犯人。新来的犯人站在我面前，有些胆怯、有些尴尬。

而我，在片刻惊诧之后，猛地冲上去握住新犯人的手，欢欣鼓舞地大叫，哈哈，终于能管你一回了！



心境

老氓和老歪，是我很好的朋友。俩人都在虎山做副乡长，却因为正乡长的位置，俩人闹翻了。

朋友算什么？朋友就是拿来出卖的。老氓喷着满嘴酒气，背后玩阴的，什么东西？不就是个乡长么，老子不稀罕，我回柴角湾养鱼去。

柴角湾，离县城最偏远的乡，因湖而得名。而老氓、老歪和我，当年在柴角湾的碧波荡漾中便形影不离。

老氓还真去了柴角湾。当然不是去养鱼，而是同样做了乡长。

柴角湾跟虎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虎山，虽然连老虎的影子都没有，却有金，金灿灿的金，大大小小的金矿不下十来座。而柴角湾也只有那一汪湖水还算有些名气。

毫无疑问，虎山乡乡长的位置毁了老氓跟老歪二十几年的交情。

而对于老氓的质问，老歪却是坦然，说不过是蛇有蛇路鼠有鼠道，说不上谁阴谁阳，难不成老氓当上了就理所当然？

两边都是朋友，所以我不说话。

这以后，在方圆不过几公里的小县城里，要么老氓、我，要么老歪、我，夜深人静时游走于大街小巷的夜宵摊，喝酒吃肉、吟诗作赋。

我有一个好听的职业叫自由撰稿人，其实就是无业。虽然经常是吃了上顿的馒头不知道下顿的面包在何处，时间却是多的有卖，所以我经常混迹于老氓跟老歪之间。虎山的灯红酒绿，虽然能够让我流连却也不会忘返，而柴角湾的清澈、恬静和如画的山水，却能让我霎时忘却尘世间的所有忧心如焚。

那段日子，经常与老氓捉一只山野的土鸡，去血除毛，然后整只用柴火炖至半烂；炒上一捧黄豆或花生米，买一箱或两箱的啤酒，用小篮置入湖水中至清凉，然后于幽静的湖畔抑或划一条破船入湖心。这时，酒便不单是酒了，是寂寞。

这是我这种略带酸腐的人喜欢过的日子。而我担心老氓不行。

但老氓不以为然：谁说的？柴角湾虽是个偏远小乡，却是民风淳朴，工作闲，客人少，领导们不愿意来，落得个轻松自在。整天游山玩水的，健康长寿是肯定的。

我总觉得老氓言不由衷，不是肺腑之言。你躲在这山角旮旯里，倒是自在了，



可也没人会记得你，小心被边缘化了。

老氓点一棵烟抽上，然后抬头向天说，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一样烦恼。人生在世，想通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还不如呆在这深山湖泊中自得其乐，用不着去考虑那些虚名薄利的得失。

我不再说话，郑重其事地点头表示赞同。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在以后的几年里，老歪在虎山过着他颐指气使、潇洒快乐的日子，老氓却如古人一般隐居在柴角湾，倒也相安无事。然而盛夏的一天傍晚，我在滨江公园散步跟几个人聊天时，却得到老歪因为贪污受贿被纪委“双规”的消息。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老氓时，老氓呆愣了足有三分钟。

老氓叹了口气说，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果当年是我争到了虎山的乡长，现如今被“双规”的就会是我，而不是老歪。

我说，也不一定，说不定你能够抵挡得住诱惑也未可知。

老氓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可能的，那么多的金矿，那么多的利益，谁都不敢夸那海口。

我略有所思地点头称是，然后说，还是你这样好，虽然利益少点，却也安全，毕竟，自由是最宝贵的。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不是太好，老歪出事是原因之一，毕竟我跟老歪不是一般的朋友。恰巧《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邀我去万年开笔会，我打起背包便踏上了行程，也算是散心吧。

笔会开了三天，返回途中我突然接到老氓的电话。老氓说，老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调回虎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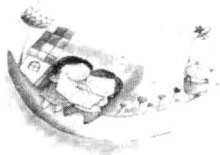
老氓的声音很夸张，能感觉到老氓全身都在颤抖。我一时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下意识地问了一句，老氓，你说什么？

老氓依旧很兴奋，但这回的声音更清楚些。老氓说，组织部刚找我谈了话，我去虎山当乡长。老扁，你快滚回来，我们来个一醉方休。

我拿着手机，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喂，喂，老扁，老扁，你怎么不说话？你听得到吗？

老氓急促而又兴奋的声音让我有些茫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失 眠

失眠是病，而且是很难医治的病。

张世平能治失眠，在县里有些名气，好多失眠的人都找他看病。

李响也不例外。

张世平不知道李响是乡长，是李响自己告诉他的。

李响说他最近睡眠不好，半夜总会醒来，这一醒就再难入睡。

张世平给李响做了个简单检查，没发现什么特殊的病因，就问李响的工作情况。李响夸张地说，太忙了，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想好好睡上一觉，又睡不好，真是烦透了。李响还说，早知这么累，半年前就不该下去当乡长，不如在机关当小干部自在。

听到这，张世平感觉已经找到了李响失眠的原因。新官上任，总想干出点成绩，精神压力免不了会大一些，睡不好很自然。便对李响说，你这失眠，不用吃药，注意劳逸结合，早起锻炼身体，晚上不要抽烟，就行。

当时李响是一副狐疑的表情。

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李响又来了一次。这次李响的精神状态比上回明显要差，满脸的疲倦，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李响说，我按你的吩咐做了，照样睡不好，每天只能眯上个把小两个时。

张世平说，治疗失眠，最好还是自身调节，我教你一套自创的催眠操，每天晚上做一次，坚持做一个月，应该会有效果。

张世平没有想到，才过了半个月样，李响又来了，而且还带着一对熊猫眼。李响说，每天都做了操，可非但没有效果，还更严重了。

这回张世平拿出他的绝招，开了七副祖传的中药。张世平很自信地说，七副药，一天一副，文火细煎，配以催眠操，一个礼拜后如果你再来，一定是送锦旗。也就一个礼拜，李响真的来了。

张世平一看就知道李响不是来送锦旗的。

李响那样子，憔悴得不成人样。

张世平很惊讶地说，不可能的呀，我的祖传秘方配合催眠操，不可能没有效果的。

李响说，效果倒是有，吃了药就能睡，可睡着了就做噩梦，那种难受劲，还



不如失眠呢！

张世平便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只有请李响另请高明。

这以后李响就再也没找过张世平。

过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有一次张世平在医院门口和人闲聊，看见李响从医院门口经过，一看就是那种睡眠充足的样子，张世平就叫，李乡长，李乡长。

李响看见了，走了过来，是张医生啊，不要叫我乡长，我早就不是乡长了。

张世平问，提拔了？

李响笑了一下，岔开话题，张医生，叫我有事呀？

张世平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想问你，你的失眠好了？

李响答，好了，早就好了。

张世平又说，在哪看好的？

李响又答，没看，就这么好的。

张世平的眼睛瞪大起来，不可能呀，那么严重的失眠……

李响说，真的没看，骗你干什么。又说，我还有事，先走了。不等张世平答话，就匆匆地走了。

张世平摇了摇头，仍说，不可能啊！

这时先前和张世平聊天那人说话了，张医生，你和他很熟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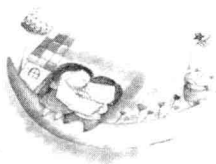
张世平说，他当乡长那会找我看过病，失眠，严重失眠，现在病好了，又提拔了。

那人冷冷地笑了，提拔个屁。

张世平奇怪地看着那人，怎么了？

那人说，这家伙收了人家的钱，当了半年乡长就被撤职了，还坐了两年牢，估计才放出来。

张世平眼睛瞪得更大了。



张山的相好

张山是领导的司机，虽然无职却并非无权，所以有个相好也不算稀奇。

这事，张山做得极为隐秘，隔三差五跟相好幽会。都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何况是两个如狼似虎的女人，张山的精力就是再旺盛自然也有些力不从心。虽然张山总以工作忙应酬多身体疲惫为由应付老婆，可时间一久，老婆还是有些怀疑。

如许多女人一样，老婆便经常检查张山的手机。好在张山提前做了防备，将相好的来电显示设定成领导的名字，而且约定尽量不发短信即便发短信内容也是简单明了，比如“过来一下，有事”，比如“准备点钱，明天下乡调研”，如此等等。所以，从没让老婆发现蛛丝马迹。

这天，张山的相好便给张山发了一条类似的短信——“急事，二十分钟赶到”。

收到短信时张山正发动车子准备陪老婆回娘家，心里头骂一声“真是有羞没够，前天才见过面”。虽说老婆就在边上可张山不敢不从命，张山深知这娘们不是个善茬，如果二十分钟不能赶到，指不定就会闹出个七级八级地震来。所以张山一边将短信给老婆过目，一边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领导找我，我得过去一下。

这回张山的老婆倒没有多事，瞄了一眼短信内容便说，我跟你一起去，等你办完事再回娘家。

张山急了，说领导找我你跟去算什么事？

老婆也急了，说你去办事我在外面等你怎么不行了？

张山无奈，只得开着车带着老婆一块去。

张山将车开到一个叫月光花城的小区门口，让老婆在车上等，急匆匆进了小区。确定老婆没有跟踪盯梢后，张山飞也似的窜进了相好的家。

此刻，相好如猫般卧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起伏的丰胸让张山的雄性荷尔蒙如泉喷涌，以至于完事后回到车上时，张山仍感脸颊发热气息不畅。而此时老婆的一句话让张山霎时如五雷轰顶。

老婆问，真的是领导找你有事？

张山忐忑不安，真……真是，刚才你不是看……看了短信吗？



老婆仍疑惑，你们领导好像不住在这小区呀？

张山释然，神秘一笑后说，这事，你懂的。见老婆恍然，便叮嘱道，你可不要在外面乱讲。

老婆不屑一顾，我傻呀！

正像小品里黑土大叔说白云大妈那样，张山老婆那张嘴也如棉裤腰一般。这天夜里，张山老婆跟几个资深闺蜜搓麻。这本就是个能够分享所有秘密的场合，张山老婆将月光花城的秘密贡献出来给大家分享顺理成章。当然，张山老婆没有忘记如张山一般叮嘱闺蜜们一定要守口如瓶。

往后的事大家都能猜得到。这以后不久，张山领导在月光花城养了个相好的谣言便在小城里渐渐传开了，传得是风生水起，一个个绘声绘色如亲眼目睹。

谣言自然传到张山的耳朵里。

张山情知自己便是这谣言的始作俑者，且肯定是老婆传播出去的。张山将老婆狠狠骂了一通，骂过以后却也是无可奈何。

谣言传到了张山领导的耳朵里。

张山领导倒是很镇定，只是在一个说正式又不是十分正式的场合说过身正不怕影子歪之类的话。

谣言传到张山领导对立面的耳朵里。

于是，一封举报信便到了纪委。

举报信写得是有鼻子有眼的，纪委肯定派员调查。

张山闻知后惊惶失措，既怕纪委顺藤摸瓜查出自己制造谣言使自己得罪领导在单位无法混下去，又怕相好的事暴露后老婆饶不了，自己在家无法待下去。所以那段日子张山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多次萌生主动自首坦白的念头。

然而，事情的发展绝对让张山始料不及。

那天，纪委调查组通知张山谈话，张山紧张的双脚发颤手心冒汗。调查人员问张山是否知道领导相好的事，张山将脑袋摇得如拨浪鼓，甚至还以人格担保领导绝对没有相好。

调查人员笑了，笑过之后将一张照片搁在张山面前。

那是一张极为亲密的男女合影照片，男的是张山领导，而女的则是张山那个如猫般的相好。

张山一时蒙了，支支吾吾地说，这……这算怎么回事？

调查人员说，算怎么回事？这便是你们万局长跟相好的合影。你是他的司机，能一点都没有察觉？

张山抽了根烟，终于让自己冷静了下来，也终于明白到底算怎么回事了。

张山说，真的，这事，我真的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离开调查组，张山压低嗓子狠狠地骂了一声，妈的，这个骚货！